



和海豚说声“HELLO!”

科学家认为海豚具有语言能力
一直尝试与海豚进行沟通

海豚的聪明，人类早已知晓，但是海豚为什么聪明，人类却一直不甚了了。大猩猩之类的灵长类，其智慧的表现就是与人类的类似性，但是海豚如何思考问题，人类难以揣摩。多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与海豚进行沟通，也许这一目标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海豚的“创新”

首席训练师特里·特纳·博尔顿俯身看着两只年轻的成年雄性海豚——赫克托和汉，它们的嘴，或者说是吻伸出来，正热切地等着命令。它们是罗阿坦海洋科学院的宽吻海豚，罗阿坦海洋科学院位于洪都拉斯一个旅游小岛上，岛上的度假村以前有海豚表演。这些海豚已经被训练得可以在空中旋转，用尾巴直立在水面上并向后滑行，甚至挥舞胸鳍向游船上的游客打招呼。

但科学家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这些海豚能做什么，而是它们在想些什么。当训练师给出“创新”的手势后，赫克托和汉就知道要钻到水面以下吹泡泡，或者拱出水面，又或者俯冲到底，他们知道训练师才停下来，结束任务。

赫克托和汉立即消失在水面以下，比较心理学家斯坦·库扎穿着潜水衣跟在它们后面，他随身带着水下摄像机和水中听音器，他录下了赫克托和汉互相发出的几声鸣叫，而相机则捕捉到它们慢慢地滚来滚去，并且几乎同时拍打了尾巴三下的画面。

海豚的“语言”

“如果我们能找到海豚发声的公式，将是巨大的成功。”64岁的库扎说。他发表的研究海豚的文章比任何人都多。他相信自己在罗阿坦海洋科学院对于海豚同步步行的研究可以解开与海豚沟通的谜团。不过他也说：“海豚是十分复杂的，它们很有趣，但了解它们真的很难。”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类似海豚语言的存在，一些科学家对于继续进行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搜索表示愤怒。“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海豚不能时间旅行，不能用意念让汤匙弯曲，不能用鼻孔射出激光，难道我们要一一验证它们不能做这些事吗？”《海豚真的聪明吗？——被神化的哺乳动物》一书作者贾斯汀·格雷格说。

但是，库扎等人坚持认为，大量环境证据让他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工具和方式来解析“海豚语言”。过去10年间，库扎利用高频水下录音机捕捉到了大量海豚音，并且在最近几年采取新的数据挖掘算法对这些记录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也许，海豚音研究究竟是一门拥有未解之谜的伟大科学还是一条研究道路上的死胡同，很快就会揭晓。



库扎在向海豚发指令

海豚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超过它们之前，海豚也许是这个星球上脑容量最大、最聪明的生物。包括黑猩猩在内，那些和它们身形差不多大小的动物，大脑都没有它们大。人类和黑猩猩最后一个共同祖先大概生活于600万年前，相比之下，海豚从鲸类分裂出去大概在5500万年前，在9500万年的时间里，它们和灵长类没有共同祖先。

这意味着灵长类动物和鲸类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不在同一个进化轨迹上，人和海豚应该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生物，有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大脑。举例来说，灵长类动物脑中有较大的额叶，这是负责行政决策和规划的部分，海豚的大脑则没有太多的额叶，但是它们仍然有很强的规划未来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灵长类动物处理听觉信息和视觉信息的部位在大脑额叶后部，而海豚处理视觉和听觉信息的大脑皮质有所不同，信息进入和离开大脑皮质的路径更与灵长类显著不同。海豚还有一个非常发达的边缘定义系统用于处理情绪。有人猜想海豚就是利用这个系统在群体中形成亲密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纽带。

“孤独的海豚不是一只真正的海豚。”生物心理学家洛瑞·马里诺说，“做一只海豚就意味着被放入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其社会网络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人类。”

当海豚陷入困境时，它们会显示出其他动物群体罕见的凝聚力。如果一只海豚生病朝着浅水区游去，很可能整个群体的海豚都会跟着一起搁浅，这是因为其他海豚都会把目光聚焦到因病搁浅的那只海豚身上。马里诺说：“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强制性地拉走它们。”2013年在澳大利亚差点发生海豚集体搁浅事件，但是人类的干预避免了这一惨案的发生。人们捕获一只未成年海豚往深海区走，它发出的求救声吸引了所有海豚重回大海深处。

为什么海豚的脑容量如此之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看化石记录。大约3400万年前，海豚的祖先是一种有着狼一般牙齿的大型动物。当时海洋变冷，导致食物供

教海豚说英语

有些人想要和海豚进行精神上的交流，有些妇女在海豚中间生小孩，还有些机构宣称海豚的精神力量能治病。“网络中的海豚比海洋中的海豚具有更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格雷格写道。而很多奇怪想法的源头都来自同一个人——约翰·李力。

李力是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学院一个独立独行的神经生理学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海豚。他是第一位断定海豚有语言的科学家，他将海豚称为“海洋中的人类”。

得到外界资助后，李力在美国维尔京群岛开设了一个海豚研究机构，他在那里尝试教一只名为彼得的海豚说英语。上世纪60年代初，李力的试验越来越出格，他甚至给海豚注射迷幻药，他的做法毁掉了自己建立起来的声誉，同时他的资金开始枯竭。海豚的“语言”成了一个触碰不得的课题，直到197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路易斯·赫尔曼在匈奴鲁鲁创建了科瓦罗盆地海洋哺乳动物实验基地，这个课题才有

人重新研究。菲尼克斯和阿基卡梅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去世，它们的骨灰被放在冲浪板上海葬，世界上唯一研究海豚思维的地方就此关闭。一个大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为什么菲尼克斯和阿基卡梅学习语言那么容易？赫尔曼驳斥了研究人员将一些语言能力强加给两只海豚的说法，在赫尔曼看来，菲尼克斯和阿基卡梅这是表现出了宽吻海豚所普遍具有的语言能力，只是人类还不太了解它们的语言能力而已。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至少有一种海豚语言存在。过去十年的研究发现，海豚使用不同的“识别口哨”识别和呼叫彼此。每只海豚在幼年时都会自己创立一个独特的口哨声，并且终身使用。海豚在会面时彼此交换口哨声，并且会在几十年内记住其他海豚独特的口哨声。除了人类，还没有其他物种能用声音作为自己特定的标签。

“识别口哨”只是海豚在水下发出的声音的一种，那么它们在指代一些东西时，又会发出什么声音呢？它们既然能用声音给自己“起名”，难道就不会给海里的物品起名吗？

过去30年间，丹尼斯·赫尔津在大西洋观察了超过300个海豚聚居区，它观察的海豚涉及三代。她在巴哈马群岛划出了一片175平方英里的海域，建成一个水下野生海豚项目。

去年夏天，赫尔津着手准备进行新的尝试，她打算用一台新的复杂机器——“水下翻译机”来实现自己和海豚之间的双向交流。

对于很多海豚，赫尔津从它们一出生起就认识，她知道它们的母亲、姐姐、甚至祖母是谁。

1992年9月，一只叫做拿骚的海豚曾经登上《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它是另一只海豚内雷德的母亲，目前内雷德就在巴哈马群岛的这片海域里。

内雷德是赫尔津研究的最佳对象，它还没有怀孕，只是个孩子，对于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好奇心。

赫尔津，然后吹了一个长长的、神秘的哨子，消失在大海深处。



丹尼斯·赫尔津(右)戴上“水下翻译机”准备下水

借助“水下翻译机”和海豚对话

人类语言在赫尔津的耳机中播放。

赫尔津出了名地具备迅速模仿的能力。赫尔津的目标是与一些幼年雌海豚取得三声口哨的交流，那些雌海豚一出生就在她的关注之下。赫尔津希望通过携带的机器和海豚说三样东西：一条围巾、一根绳子和一小片棕色海藻，野生海豚往往拿这种海藻当玩具。赫尔津希望形成一种人工语言，有朝一日可以让海豚理解她要传递的意思。

58岁的赫尔津活泼而乐观，她属于那种“富有远见”的人。12岁时，她参加了一个争取奖学金的竞赛，她被问道：“如果你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件事，你会做什么？”她回答：“我会做人与动物的翻译，我希望让我们人类能够理解地球上其他物种的心。”

她经常在水下和海豚面对面地呆一会儿，她已经录下数个小时的海豚行为录像。她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赫尔津说：“不难想象，如果海豚明白我们正在尝试使用的符号，它们会向我们展示一些东西，也许它们会学着使用我们对于‘海藻’的称呼。”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仍然像一个遥远的梦想。在一个小时的交流中，并没有海豚模仿那些哨声。内雷德抢过海藻，把海藻拴在自己的尾巴上，然后摇摆身子，吹了一个大大的泡泡。一个小时后，海豚对赫尔津失去了兴趣，内雷德转身离开之前回头看了一眼赫尔津，然后吹了一个长长的、神秘的哨子，消失在大海深处。